

收稿日期:2021-05-16

左棻、鲍令暉文学异同之比较

孙惠楠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左棻与鲍令暉生活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朝代,但是作为女性文人,她们二人有着诸多相似点与不同点。从人生经历上,二人皆有兄长,且与兄长齐名,文冠当时。二人笔下的作品都能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来抒发各自的喜怒哀乐,但左棻更侧重家人情怀,鲍令暉更侧重爱情婚姻。二人生活于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都能够以女性自觉的方式来阐述强烈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左棻;鲍令暉;家人情怀;爱情婚姻;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4-0065-07

作者简介:孙惠楠(1990—),女,河北张家口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4.052

在我国古代,以男性为主宰,女性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处于从属与附庸的地位。家族兴盛、族中人杰辈出在古代中国并不算新鲜事,父子相继、兄弟齐名也为文坛所常有,而因女子教育的缺失,同辈兄妹皆文名鼎盛者便屈指可数了。史学界有班固、班昭兄妹治学著书,文学界也不乏比肩者,西晋的左思、左棻兄妹,南朝的鲍照、鲍令暉兄妹,不但文名远播,而且他们深厚的手足亲情也成为文坛佳话,伴随文字流传后世。左棻与鲍令暉作为女性,敢于挣脱礼教的束缚,在精神的重压下闪耀自己的光芒,用血泪抒写自己的高洁品质,以天赋彰显自己的遗世独立。姿陋无宠的左棻与贫困多舛的鲍令暉,她们的才华气质不输男性,人格素养备受瞩目,得到后人推崇。

一、相似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

左棻与鲍令暉,一个生活于西晋,一个生活于南朝宋,虽然并不处于同一个时期,但是在她们的身上有着诸多相似点。首先,她们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二人都作为才媛立足当时文坛;其次,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颇为相似,在当时以男权为主导的文坛上能够取得一席之地十分不易,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相似的人生经历

在魏晋南北朝以世族为中心的社会里,左棻一家并非高门大户,地位并不尊荣显贵,左氏为“齐国临淄人,……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1]2375}。左家先祖在齐国是为左公子,但到了左思、左棻这一代,早已时代变迁,家道沦落。左氏兄妹虽出身寒微,但在文坛上却大放异彩,文学地位丝毫不逊于世家大族子弟。左思著名的《三都赋》“辞义瑰玮”“洛阳为之纸贵”^{[1]2377}。左棻亦不逊色,“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1]957},可谓名头不小。宋人尤袤曾说:“昭容两朝专美,一目万几,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虽汉称班婕,晋誉左嫔,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2]61}虽然尤袤的目的是为了赞赏上官婉儿,但将上官婉儿比作左棻,亦是对左棻文学业绩的一种肯定。

左氏兄妹自幼情深,左思称左棻“如兰之秀,如芝之荣”^{[3]731},左棻在学识上更是“才丽汉班,明朗楚樊。默识若记,下笔成篇”^{[3]732}。左棻尚在闺中便已“行显中闺,名播八蕃”^{[3]732}。左思将妹妹比作汉代班昭,足见其对妹妹的疼爱与赏识。左棻亦有答兄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但流传于世的并不多,因时代久远而诸多散佚。

因左棻才华横溢,声名远播,“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1]957}。左棻因此而被迫离家进宫。“帝重棻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1]962},而左棻亦不是徒有虚名,“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1]958}。入宫后的左棻虽文采斐然,但“姿陋无宠……体羸多患,常居薄室”^{[1]958}。其父兄都在京师,双方咫尺天涯,无法相见,宫墙威严,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亲人是路人,父女、兄妹相见无期,相思日苦,思亲之情真挚沉痛,不免流诸笔端,但左棻为晋武帝的御用文人,多做应制公文,个人情怀极难自如挥洒。从此蓦然垂泪,度日如年,晚年史书再无记载,永康元年,左棻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左氏兄妹死后一百多年,文学史上又出现了才华杰出的鲍氏兄妹鲍照与鲍令暉,与左氏相比,文采与情致不相伯仲。

鲍氏亦出身低微,在南朝刘宋时期生活得十分艰辛,鲍照曾说:“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束菜负薪,期与相毕。”^{[4]60}现在看来,虽不免夸大其词,但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时代,鲍照一家族衰人微,生丁孤单,也并不为过,因此,鲍氏兄妹从小相互依靠扶持,深情溢于言表。鲍照曾远行为官,旅途上因思念妹妹,便作《登大雷岸与妹书》以殷殷嘱咐:“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鲍令暉亦回应道:“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3]1313}兄妹之情绵远深长,催人泪下。鲍令暉去世后,鲍照悲痛万分,在其《请假启》中写道:“天伦同气,实惟一妹,存没永诀,不获计见,封瘞泉壤临送。私怀感恨,情痛兼深。”^{[4]81}言已至此,兄妹之间相依为命之情无有甚者。

令暉才华,在当时已颇具盛名,鲍照曾对宋孝武帝称赞妹妹:“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齐武帝亦赞道:“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其中一媛便是指鲍令暉。可见,鲍令暉的才华是受到普遍认可的。然而,其兄鲍照有《鲍参军集》流传于世,但鲍令暉虽有文名,作品却大多散佚。鲍令暉不知何年亡故,关于其生平及生前婚姻并未在史书上有太多记载,但在那样的社会中,想必生活得也并不安逸。

(二)相似的文学成就

作为文学家,左棻现存作品有诗歌、词赋、散文等,而其成就最高者为赋,左棻现存赋为七篇,在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皆有著录,谢无量在论及左棻之赋时说:“左棻词赋,诸体无不擅长,为晋代妇女之冠。”^{[5]387}鲍令暉生前亦曾作赋,据清人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载:“鲍照妹,字令暉,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于世。”^{[6]152}遗憾的是,《香茗赋集》今已

不传,但其擅长作赋殆无疑义。由此可见,左棻与鲍令暉均擅长创作辞赋。

除辞赋外,左棻与鲍令暉均有诗歌传世。左棻现存诗歌有两首,其一为《啄木鸟》,四言体的寓言诗,清人冒春荣将其与陶渊明的《时运》《荣木》诸诗并列,以作为有晋一代四言诗的代表^[7]。第二首为《感离诗》,是一首标准的五言诗,感左思的《悼离赠妹诗》而作,故又将其称作《答兄感离诗》。思念之情无限流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鲍令暉现存的作品均为诗歌,即是由“拟”“代”之作与乐府之辞所构成的五言诗,以女性的思维与口吻去描摹怨女思妇的心态与情感,细腻而又深沉。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鲍令暉的诗歌:“往往崱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原淫矣。”^{[8]69}因此可知,鲍令暉的文学成就,丝毫不亚于当时名门望族中的男性。

而在诗歌艺术方面,鲍左二媛也有着诸多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二人在诗歌中喜欢用白描手法。如左棻《感离诗》:“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歔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诗书。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8]730}整首诗语言简练,用笔自然,质朴无华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人浓浓的思念之情。鲍令暉的白描手法在其《题诗后寄行人》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君之出矣,临轩不解颜。砧杵夜不发,高门昼恒关。帐中流熠耀,庭前华紫兰。物枯识节异,鸿来知客寒。游用暮冬尽,除春待君还。”^{[3]1314}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评曰:“全诗纯用白描,清新流畅,而‘物枯’两句,显示出有意识地追求精警,符合钟嵘‘崱绝清巧’的评论。”^{[9]76}由此可见其白描手法早已运用自然。

作为女性文人,鲍令暉与左棻都擅于抒发丰富细腻的情感,因此,用白描手法创作,二人都能够得心应手,这也是二人在诗歌艺术表现方面最主要的共同点。左棻与鲍令暉虽然在创作艺术上有着明显的共性,但是二人创作中的个性风采也异常明显。左棻与鲍令暉作为女性文人的典范,虽才华横溢,名著当时,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题材不免狭窄,这既是女性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哀音。

二、女性视角下的婚姻与亲情

左棻与鲍令暉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文人,其笔下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婚姻爱情问题,以往这个话题的作品大多都是由男性文人来抒写,这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导致几乎不能有女性文人的出现,但同时也导致了男性文人无法设身处地地表达出女性对于婚姻爱情的情怀。所以,左棻与鲍令暉的出现,将女性视角下的婚姻与爱情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

鲍令暉现存作品主要为诗歌,大多描写闺怨题材,被钟嵘评价为“崱绝清巧”,这一方面是因为鲍令暉作为女性文人,站在女性的立场去剖析女性的心理活动,更能够入木三分,所以能够称之为“崱绝”;另一方面,鲍令暉所生活的刘宋南朝,宫廷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坛主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令暉诗歌便有了“清巧”的一面。然而,令暉之爱情诗不仅写出了女性的悲惨遭遇,并且对于这种遭遇能够产生切身的体会与独特的感受,进而细致入微地刻画出男权世界中女性内心复杂细腻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走向,这就弥补了以往女性诗歌中流于表面的简单女性形象的不足。正如王夫之对鲍令暉诗歌的评价:“此媛犹有风规,不入流俗。”^{[10]268}《岁寒堂古诗存》更是给予鲍令暉极高的地位,通过与历史上的诸多才女相比较,点出了她独特的诗学秉性:“鲍令暉……魏晋若甄后、道蕴,诗笔傲岸,诚闺阁之秀。然或有慧悟,或持才情。唯令暉数诗,不能不兼推学力。”^{[11]12}如其《古意赠今人》:“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日月望君归,年年不解綰。荆扬春早和,幽冀犹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见。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容华一朝尽,惟徐心不变。”^{[3]1315}陈延杰在《诗品注》中点评道:“‘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

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容华一朝尽,惟馀心不变。’是其清绝者。”^{[8]70}

凭借女性的敏感与细腻,鲍令暉可以从日常小事中朦胧感受到女性在婚姻爱情当中卑微的地位与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在鲍令暉的诗歌中,更多地反映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同时,鲍令暉作为女性能够切实理解众多思妇弃妇的悲惨遭遇,所以才能够将日常生活中女性细腻感知与深沉的情怀表现得那么深婉动人。女性的这一切悲惨遭遇和不幸,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能够有鲍令暉这种认知与见识,在当时已实属不易,已然超越于同辈之上。如其《寄行人诗》:“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3]1315}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云:“令暉《寄行人》三四二句收云:‘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即崭绝清巧之例。”^{[12]138}钟嵘也评价道:“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3}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也恰当地点出了鲍令暉诗歌能够于方寸之间从容周旋:“小诗本色,不嫌促迫。‘归来妆阁闭’‘松下问童子’诸篇,俱从此出。”^{[10]134}

鲍令暉能够写出如此优秀的诗作,主要原因还是和她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北朝时期,虽然封建婚姻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但是这是个思想自由活跃的时代,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不仅带来了文人审美情趣与人格素养的提高,更带来了人们对于人生意义、道德标准的反思,在这种社会思潮的熏染下,鲍令暉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敏感的心理情感,开始为广大女性发声,开始深刻剖析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痛苦与无奈。

鲍令暉能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共通特质,从女性的精神层面出发来刻画她们内心的真实情感与诉求,进而反映众多女性不幸的人生遭遇、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痛苦绝望的爱情婚姻,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从而使诗句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充满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相比较而言,左棻诗歌在爱情与婚姻方面的描写远不及其在家族亲情方面的描写,这也与其深宫之中的生活有关。身为君王的嫔妃,从踏进宫门开始,爱情便已是奢望,也便没有了感同身受的爱情体验,再加上左棻姿陋无宠,郁郁不得志,所以将满腔热情都赋予亲情创作,同时也就冲淡了其爱情婚姻文学的创作。

在魏晋南北朝,因为儒学统治思想的崩溃而导致文人思想的觉醒,进而导致了文学的自觉,文人创作开始注入自己浓郁的情感。左棻、鲍令暉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同样会受到影响,她们结合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她们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情感氛围。

在中国古代的宫怨诗赋中,因女性地位的低下,大多表达的是敢怨不敢怒的情感基调,或是盼宠的幽怨,或是失宠的无奈。然而,左棻凭其特殊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卓尔不群的认知,打破了这种单一的情感主题。

左棻在诗赋中,能够借宫怨之题抒离情之恨,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位人格独立、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她为我们传达的不再是多情怨女对无情帝王的依恋与哀求,而是简单纯粹地希望能够与家人长相守候,重回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同时又控诉了君权对女性情感自由的剥夺。这种想法大多体现在其诗赋中,宫廷的枯燥与君王的无宠都不是造成她痛苦的根源,她的诉求无非就是能够与家人一起,过着人生自在、情感自由的生活。左棻诗赋中的这种怨而有怒的情感主题的出现,不仅迥异于前代,而且还代表着左棻作为女性的意识觉醒。她开始反思女性在社会中的意义,她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识。思想无法自由,她便只有“仰行云以歔兮,涕流射而沾巾”。亲情永隔,她只能“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激烈不满的情感与痛彻心扉的控诉是其他后宫女性所不能比的,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通过“怨而有怒”的情感宣泄方式为时代女性发出强烈的呼唤,被评为“晋代妇女之冠”,也充分显示了左棻的人格魅力与她的文学成就一样值得后世的褒奖。

左棻入宫后,虽多作奉诏之作,但也深刻感受到骨肉至亲的分离之苦,锁闭深宫的寂寞悲凉,

心中惆怅难以释怀,便借离怨应制之题抒发离情孤独之恨,其中的凄婉深挚之情是很多男性文人都无法描绘的。正如钱钟书所言:“按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唐玄宗江妃《楼东赋》等,其尤著者左棻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至亲’为恨,可谓有志即以文论,亦能‘生迹’而不‘循迹’矣。”^[13]¹¹⁰³直言左棻能够跳出枷锁,展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独立的强烈愿望。其代表作《离思赋》,开篇以凄怆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卑微的家世,传达出忧愁苦闷的情绪,连周围的环境都随之萧瑟凄凉,而忧愁的原因并非不得圣宠,而是“悼今日之乖离兮,奄与家为参辰”的骨肉分离之痛,并在结尾处这样写道:“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啕,心不自聊,泣涟洏兮。援笔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14]¹⁵³²

赋体文辞大多绮美艳丽,华而不实,但《离思赋》并未跌入堆砌辞藻的泥潭,全文朴素直白,直抒胸臆,绝非矫揉造作之文,表现了自己真实的愁苦与创痛。宫墙两隔,只能将这份对家人的思念,托付于这奉诏之赋中,以寄托骨肉分离的苦楚。在其答左思赠诗的《感离诗》中,这种情绪更加明显:“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3]⁷³⁰

左思的《悼离赠妹诗二首》,为四言体,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5]可知,此两首诗作于左棻入宫两年后。这两首诗主要叙述了其父兄在左棻入宫后的无限思念之情。诗中说:“唯我唯妹,寔唯同生。早丧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实远父兄。骨肉之思,固有归宁。何悟离拆,隔以天庭。自我不见,于今二龄。”这样的诗句至今读来仍然充满了感染力。这两首诗传到宫中左棻手里之后,左棻反复奉读,百感交集,不久,便写下了这首《感离诗》,以表达她对父兄的思念,念之深沉,丝毫不减父兄。全诗感情真挚,语言晓畅,白描手法更显质朴简练,思亲之情,跃然纸上。有人以“精绝”二字评论,由此可见一斑。

三、女性自觉下强烈的人文精神

鲍令晖与左棻一样,都不是那种容易趋附于时代的性情女子,她们敢于为自己发声,敢于为女性发声,如其《代葛沙门妻郭小玉作诗二首》中的第二首:“君子将遥役,遗我双题锦。临当欲去时,复留相思枕。题用常著心,枕以忆同寝。行行日已远,转觉思弥甚。”^[3]¹³¹⁵

曾有葛姓男子,抛弃其妻郭小玉而出家为僧,毛先舒在《诗辩坻》中云:“愁思望远之词,当是葛君弃妇学佛,故令晖拟作此诗,代为寄感。”^[16]¹⁹⁷鲍令晖作诗没有像一般的怨妇诗那样仅仅停留在女性生活的表面进行描写,而是更深层地从精神层面去剖析受害女性的痛苦与绝望,将弃妇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让读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心。因此,这样的艺术手法只有同样作为女性的鲍令晖才能感同身受,只有内心世界具有深刻体验并充满人文关怀的女性诗人才能做到将女性的痛苦剖析出来给人看。陆时雍在《古诗镜》中论曰:“古貌新声。”^[17]钟惺也曾评云:“此首酷似苏、李录别诸逸诗。”^[18]

另外,鲍令晖十分赞赏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忠贞不渝,突破了前人在婚姻爱情题材中将女性描述成一个卑微逢迎、媚宠取悦的形象。可以通过鲍令晖的《拟客从远方来》与其模拟对象《古诗十九首》之十八这两首诗进行对比:“客从远方来,赠我漆鸣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3]¹³¹³“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19]¹³⁵⁰

鲍令晖笔下的思妇形象比较丰满现实,其态度真挚热情、斩钉截铁,令男子汗颜。不仅表现了女性纯洁坚贞的美好品质,也表达了广大女性的内心基本诉求,为女性发出内心的呼声,希望男性也能够忠于爱情,矢志不渝。鲍令晖的这种境界与格局在当时不仅超越了前人对思妇弃妇

的刻画,在当时文人的创作中也是不多见的。

对于表现女性青春易逝,容颜不再的无奈与感叹,鲍令暉同样是超越前人的,比如其《拟青青河畔草》与《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的对比:“裊裊临窗竹,藹藹垂门桐。灼灼青轩女,泠泠高台中。明志逸秋霜,玉颜艳春红。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3]1313}“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19]1344}

在《古诗十九首》中,诗人用大量笔墨描述思妇的日常生活,只是在最后揭示其对丈夫的思念与等待时的无奈与感伤,在读者看来,似乎女性的世界只有丈夫。而鲍令暉笔下的思妇,却又多了一层对时光易逝、华颜易老的惋惜,从更深处表现了女性的心理活动,不再是《古诗十九首》中那个视丈夫为天的乞宠形象,鲍令暉诗中的女性形象多了几分自我人格的独立,从而更加丰满真实,且完美地继承了魏晋风骨。对魏晋风骨的继承,左棻可谓典型。左棻作为御用文人,虽不免落入应诏的俗套,但其曲折凄苦的人生经历让其痛苦异常,努力在应诏中灌注了自己寂寞苦闷的悲情,极力宣泄着自己对自由独立的浓烈期盼,彰显着内心深处倔强不满的真情实感,字字感人,声声泪下,不像传统女性附庸男子、丧失自我,而是用真挚的情感传达出仰天泣血之言,魂归故里之愿,因此,在其作品中除却应制的成分,更有着女性自觉意识的魅力。

在左棻的文学作品中,剥离掉后宫嫔妃的身份,字句中都在凸显着一个文质彬彬的诗人形象。西晋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受到魏晋风骨余韵的浸染,因此,左棻不以乞宠为荣,在字里行间努力发泄自己的情绪,传达自己的思想,虽为女流,却也颇有男儿风采。其《啄木鸟》全诗八句,简洁古朴,颇有《诗经》遗风:“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木,暮则宿巢。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自卑,性清者荣,性浊者辱。”^{[3]730}陈祜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评此诗说:“高简有理致,类先秦语。《紫玉歌》《昭君怨》,诗与此一类。”^{[20]357}这是诗人淡泊自律的生活写照,古人认为啄木鸟相貌丑陋,但品格高洁。诗人拿啄木鸟自比,暗示自己渴望远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并只为自己心中的志向而努力。“性清者荣,性浊者辱”,很有几分哲理的味道,其中流露着左棻对自己清高品性的自信,又有对其他妃嫔只知道追宠逐贵的鄙视。

实际上,左棻的作品并没有像其他女性诗人那样仅仅是作一些“玉阶之赋,纨素之辞”,而是在作品中充分灌注了自己独特的才学气质和经世情怀,凸显了两晋时期女性独立不迁、别具风范的本真面貌。

左棻与鲍令暉作品中的人文思想被时代所不容,所以她们的人生是悲哀的,但是,千年以后的我们再去品读她们的作品,不免被其超前的思想所深深折服,虽然在当时构不成主流,但是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算是女性的骄傲。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文学的自觉首先源于人文的自觉。在这个时代,不仅男性思想活跃,人性自由,女性同样也挣脱了一部分礼教的镣铐,人格意义开始苏醒,自我价值开始独立。左棻和鲍令暉作为女性诗人便充分证明了这个时代中女性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是男性主导的天下,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即便如此,像左棻、鲍令暉之流,依然在这狭窄的文学空间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且在内容上和思想上都丝毫不弱于男性主导的文学成果。左鲍二氏两兄妹亡后,史册上再未见可与之比肩者,左、鲍兄妹的佳话成为永远的绝唱,成为先唐女性诗国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尤袤. 全唐诗话[M]. 历代诗话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 钱仲联. 鲍参军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5] 谢无量. 中国妇女文学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 [6] 吴兆宜. 玉台新咏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冒春荣. 葑原说诗(卷四)[M]. 清诗话续编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8] 陈延杰. 诗品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9] 曹道衡, 沈玉成. 南北朝文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0] 王夫之. 古诗评选[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丁福林. 鲍照年谱[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12] 许文雨. 钟嵘诗品讲疏[M].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 1983.
- [13] 钱锺书. 管锥编(第 3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4]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5] 陆侃如. 中古文学系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16] 黄明, 等. 魏晋南北朝诗精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17] 陆时雍. 古诗镜(卷十四)[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 谭元春. 古诗归(第 8 卷)[M]. 明闵振业三色套印本.
- [19] 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0]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Comparison between Zuo Fen and Bao Linghui

SUN Hui-na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Zuo Fen was a female poet of West Jin Dynasty, and Bao Linghui was a female poet of the Song Period of Southern Dynasty. As female poets, they had man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th of them enjoyed fame like their elderly brothers, expressed their joys and sorrows with female touch. Zuo laid emphasis on family affection while Bao preferred love and marriage. They liv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consciousness, express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

Key words: Zuo Fen; Bao Linghui; family affection; love and marriage; humanistic spirit

〔责任编辑: 顾国华〕